

TIEXUECHUANJUN

铁血川军

林海陶英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林海 陶英 编著

铁血川军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川军/林海,陶英编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抗战中国丛书)

ISBN 7-5065-4974-3

I. 铁… II. ①林…②陶… III. 抗日战争-史料-中国-图集
IV. K265.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747 号

责任编辑:兰 草

版式设计:飞 狐

图片提供:陶 英 林 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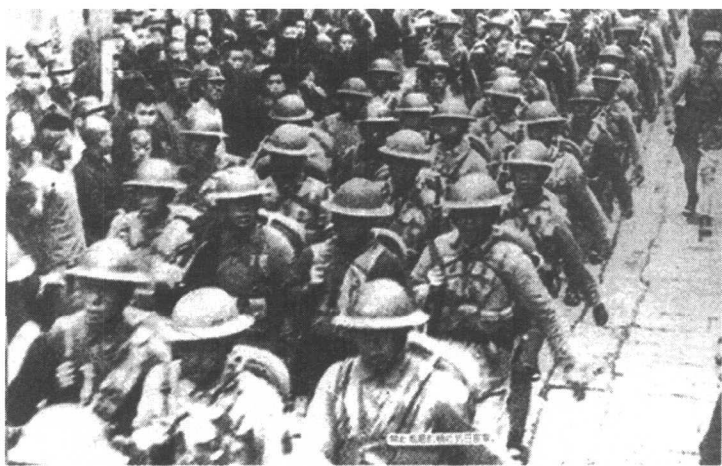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625

字数:260千字 印数:5000册

定价:2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打响第一枪 / 1

第二章 剑啸长江畔 / 43

第三章 壮烈的史篇 / 93

第四章 无川不成军 / 153

第一章 打响第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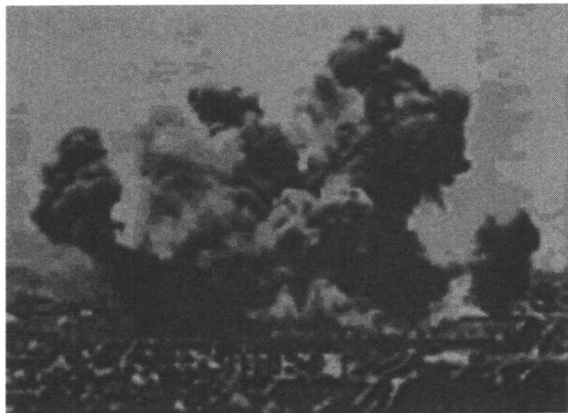
1.上海车站,杨森一番充满爱国热情的动员讲话, 川军的抗日口号响彻云霄

清晨,海关大楼的巨钟连续响了7下,洪亮的钟声夹杂着稀疏的枪炮声在天宇间隆隆回响,东方一片玫瑰色的云彩越染越红,终于一轮旭日喷薄而出,千万道金色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整个上海。

上海濒海临江,是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基地,远东的名城,世界性的国际商贸中心。这里,马路纵横、商厦林立;游乐场、影剧院随处可见,歌舞厅、酒吧间比比皆是。白天,街市上车水马龙,人群如织;入夜,灯火辉煌,彻夜不息。

可这里已不再是昔日的“东方

日军轰炸上海市区





开赴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

明珠”了。一座座高楼轰然倒塌,残垣断壁里露着森森然的骨架;昨天还鲜活的生命,今天就已被埋进了炮火的废墟里,倒毙在支离破碎的巷道中,再也看不见升起的太阳;曾闻名世界的“夜巴黎”十里洋场一到夜晚就如坟场般死寂。

肩佩上将军衔的杨森和他的贴身卫队走下了火车。连日来,上海车站昼夜不息超负荷地运转,接送着京沪线、沪杭线上一批又一批奔赴前线的军人,今天它又迎来了参加抗战的第一支川军。

微风扑打在脸上,已有些深秋的凉意。一身戎装的杨森下车后只一个后转身,就雕像般伫立在站台上,他坚持要迎候稍晚一点到达的将士们。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川军将领腰板刚健挺直,嘴角紧抿,如炬的目光盯着远方,有股子不怒而威的气质。

站在一旁的范副官长知道这是杨军长习惯性沉思的姿势,他只是善解人意

地将风衣轻轻披在军长身上，又静静退在杨森身后，惟恐打断了军长的思绪。

1937年8月13日清晨，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1小队，突然由天道庵路及横滨桥方面跨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口，抢占八字桥，并向驻西宝兴路附近的我保安部队射击！

我88师士兵忍无可忍，被迫还击！

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在八字桥，从我军战士愤怒的枪口射出！

枪声响彻整个神州上空，立即传遍华夏每个角落！

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一二八会战时的国难横幅



参加淞沪抗战的川军将领杨森



杨森在贵阳官邸的厅堂里已来回绕了十几个圈子，皮靴与地面碰撞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有如杨森心中波涛汹涌的思绪。

八字桥！杨森默默地念着。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火由这里燃起。5年后的昨天，战火再次在八字桥点燃！第一次淞沪会战时，杨森在与刘湘的地盘争夺战中被一举击败，只得退守广安、岳池、营山、蓬安四县，穷困万

状,那时纵有千般的爱国热忱也只有望天兴叹。如今枪声骤起,国难当头,身为军人的他再不能坐视祖国江山遭践踏,同胞受凌辱!

“副官,副官!”杨森一跺脚,使劲地把手中的烟卷往地上一扔,“立即给委员长发电,说我杨森要请缨抗日,痛击龟儿子小日本!”

几天后杨森就召集20军高级将领紧急开会商讨抗日的具体事宜。鹰隼般的眼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已急电委员长要求参加淞沪抗战,你们有什么想法?”

副军长夏炯静静地望着杨森,往事纷沓而至。从云南讲武堂泸县毕业后,他就一直追随着杨森,杨森独到的见解、刚毅的性格让他从心底佩服这个广安的“小个子”,更愿誓死相随。

“斗枢,你先说,”杨森的目光落在夏炯身上。

比杨森足足小16岁的夏炯总能与军长心有灵犀。他从容地站起身来,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高亢:“斗枢想起1926年,惠公曾果敢决断派兵与英国军舰激战,结果打得洋鬼子落花流水,屁滚尿流!这次我们照样要叫小日本有来无回!”

“哈!哈!哈!”在座的将领们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大家都记起了那件大快人心的往事。当时列强商轮、军舰在长江内河肆意横行。那年9月3日,英国商轮‘嘉禾’号在四川忠县江面,故意浪沉我部军需木船一艘,淹死我官兵数人,损失饷洋1万余元。杨森部多次向英国驻万县领事馆提出赔偿,却遭到无理拒绝。杨森大怒,岂能容外国人在中国的地界上如此撒野,他当即派宪兵副司令于渊将英轮扣留于万县陈家坝码头。9月5日,英方由宜昌调来军舰炮轰万县城,烧毁房屋5000余间,死伤军民1000余人,损失达5000万元以上,造成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杨森派于渊等英勇迎战,痛击英军,打得英舰狼狈而逃。

杨森收敛起笑容,略有思忖,然后说:“是啊,当时国内报纸还将我称作是不屈服列强的爱国英雄。可是这10来年军阀连续混战,我实在对此称号受之有愧啊。1924年在四川推行‘新政’时,我极力主张男子剪长辫,女子放裹脚,大兴市政建设,那时我以为这就是爱国行为,如今,我才明白所谓爱国,对军人来说就是要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纵有百死也在所不辞。”

杨森一番话至情至理,说得在场将领无不为之动容。参谋处长周希濂奋然起身,“我们愿追随军座出川抗战,报效国家!”

“对,出川抗战,报效国家!”会场气氛由一开始的严肃紧张变得群情激奋。

“好！”杨森突然起立，声音威严，“我命令20军副军长夏炯、参谋长鲜光俊、副官长范挺生、军直属手枪团长杨汉印、133师师长杨汉域、134师师长杨汉忠，你们立即整顿部下，于9月1日奉调出贵州，参加保卫大上海的战斗！”

是夜，各部就领命开始了紧张的行军准备……

在站台上伫立良久的杨森欠欠身，向范挺生做了个握笔的姿势，范副官立即明了，“笔墨！”

握笔在手，感慨万千的杨森当即赋诗两首：

《陇海道上感怀》：

“才消炎暑试新凉，沃野欣闻禾稼香；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

《在前线》：

“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遒劲有力的字迹，句句肺腑之言，真切表达出一名川军将领赤诚炽烈的爱国情怀。

火车拉着长长的汽笛缓缓驶入上海车站，车轮碰撞铁轨，发出铿锵铿锵的声音，激烈地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心。长途跋涉一个多月的川军早已把身子挤到了车厢口，恨不能早一刻踏上这块饱受灾难的土地，恨不能早一刻投入到保卫她的战斗中。

队伍在站台前集合，杨森走上用砖石临时搭建的“讲话台”，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

“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因为扯着嗓子，杨森的声音有些沙哑。“这次急行军，你们表现得非常好，国民政府军委会也特地通电嘉奖你们，这是我们20军的光荣，是我们川军的光荣！我们20军历来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这次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是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更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我们在上海打响的是川军出川抗战的第一枪，我们一定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打出我们川军的风采、川军的志气！”

说到这里，杨森稍作停顿，他聚拢目光将他的官兵们审视了一遍。尽管衣衫褴褛，神情疲倦，但官兵们个个目光如炬，浑身散发着一股视死如归的气势。这种气势让杨森也心生惊讶，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他太熟悉他一手组建的这支军队了，可是在以前的军阀混战中，他从未看到过这样坚定的眼神，这样高亢的气势。

这种气势汇聚在一起，如强大的波涛袭来，让杨森为之一振，“前日，我接到



委员长手令,我们133、134师连同中央军23师,划归淞沪战区司令第六兵团,编入战斗序列!将士们,前方炮火连天,情势危急,我知道你们刚刚赶到上海,非常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抗击日寇,我希望你们能够振作精神,即刻投入战斗!”

官兵们面面相觑,不是埋怨,没有牢骚,他们被点燃的战斗渴望在眼神的交汇中相互传递,被放大,被扩张。一名士兵举起已有些破旧的老式来复枪,“打国仗光荣!”为了和连年的内战相区别,官兵们当时自发地把抗战叫做“打国仗”。

士兵们纷纷高举起手中的枪,20军群情激奋了。

“誓死报效祖国!”

“小日本滚蛋!”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人小声地唱起来,接着是两三个,然后是几十个,几百个,最后是整支队伍异口同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方有咱的子弟兵,后面有咱们老百姓。团结一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那天,上海车站的抗战歌声一直连绵不绝,直插云霄,久久地在整个淞沪上空回荡。

那是英雄的誓言,那是民族的呐喊。

2. 蒋介石通电实行全国抗日总动员, 布在华东的一张网,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

“啊!”松井石根从噩梦中惊醒,手捂着胸口半晌惊魂未定,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密密匝匝地沁出来。“将军——”一旁的歌伎娇柔地将手搭在他的肩上,柔媚的声音摄魂勾魄。“你给我滚开!”松井一脚将歌伎狠狠踢开。

两个多月来,这位负责淞沪战场的日军大将司令已记不清是多少次从噩梦中醒来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噩梦,是整个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噩梦!



松井石根



开赴前线的日军野炮部队

从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以来，日军就仿佛陷入了一张巨大的网，欲拔不能，越陷越深。到10月20日，陆军5个师团加上一个旅团皆损失惨重。号称精锐的第9师团伤亡已达6000人，占总兵力的半数以上；第101等几个师团因缺乏参战经验，其伤亡更是前所未有的，已突破9000人，简直是所剩无几！

在上海的每一天，在淞沪战场上每前进一小步，大日本皇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黄浦江被一次又一次地染红，那不光是支那人的血，也有大日本帝国武士的血。

松井想不通这是怎么了，支那人不是“东亚病夫”吗？支那人不是不堪一击的吗？皇军的铁蹄叩击东北三省，国民党东北军吓得一枪未发，仓皇逃窜，退入关内，如缩头的乌龟；皇军兵指热河，未费吹灰之力，就将太阳旗插上了山海关……为何一夜之间，支那人就有如神助，变得雄狮般勇猛，钢铁般坚毅了呢？当初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他是那样地激动，他一心认为创造奇迹的机会来了！尽管仕途通达的他早在1933年就如愿以偿地佩上了大将的带穗肩章，但军人好战的本性让他不能就此满足，而淞沪战场就是他再次铸造辉煌的地方。凭他掌握的情报，国民政府的部队昏庸无能，一旦日军挥师南下，兵临城下，





抗日大军勇敢奔赴战场

那些穿着灰土军装的官兵们定会被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到那时他就攻占上海，直取南京，三个月灭亡中国！哈，到时候，看你海军司令长谷川清还能狂妄多久。想着长谷可能出现的表情，松井脸上露出了不经意的笑容。他踱着有点轻飘飘的步子走进作战室，在墙上挂着的《支那地形图》上，将两面日本太阳旗插在了上海和南京。

但是松井的愿望落空了。

淞沪战场像一块巨大的磁场，把中国各派系的军队，各山头的将领都吸引来了：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的中央军，薛岳、余汉谋的粤军，何键的湘军、李宗仁的桂军，杨森的川军以及诸多“杂牌军”，总兵力达70多万。而国民党的军队也与打内战时不可同日而语，同仇敌忾，英勇异常。对日军的冲锋，他们寸土不让，连师、旅长都端刺刀参加肉搏战。日军每占领一处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松井苦恼了！
松井惶恐了！
他想起此前自己“三五日拿下上海”的预言，不免冷汗湿襟，他又猛然想起了第一次“淞沪会战”中日军三易主将，难道这一次他也掉入了支那人的网袋，将会落得狼狈收场？。

的确，这是中国国民政府和守军为日本人精心布置的一张“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庐山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力主利用有利条件，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的消耗战，一番抗日之辞说得恳切有力，有理有据，一举压倒了会上的“亲日”、“恐日”派，蒋介石亦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演说：

“……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一番话字句铿锵，国人为之振奋，全民统一抗战的曙光就要到来！但国人还不了解蒋介石。“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就表示愿意联共抗日，卢沟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

九九”。他认为，日寇固然可恨，但那不过是癣疥之疾，国内军阀拥兵自重、毛泽东“红色割据”才是他的心腹大患。他怕中央军一旦陷入与日军对抗的境地，毛泽东就会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这可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只是后来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他才不得不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南京的夏日酷暑难当，奉命前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刚一坐下就觉得汗湿了衣襟。

蒋介石正襟危坐，目光阴鸷地在诸位将领脸上逡巡。“当前的战事，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众将领面面相觑，他们清楚委员长指的是风雨飘摇的上海又起风烟。

桥的枪声响起，他的演说慷慨激昂，但在8月上海日军公然挑衅，杀死我机场保安后，蒋介石却电令上海市长俞鸿钧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交涉，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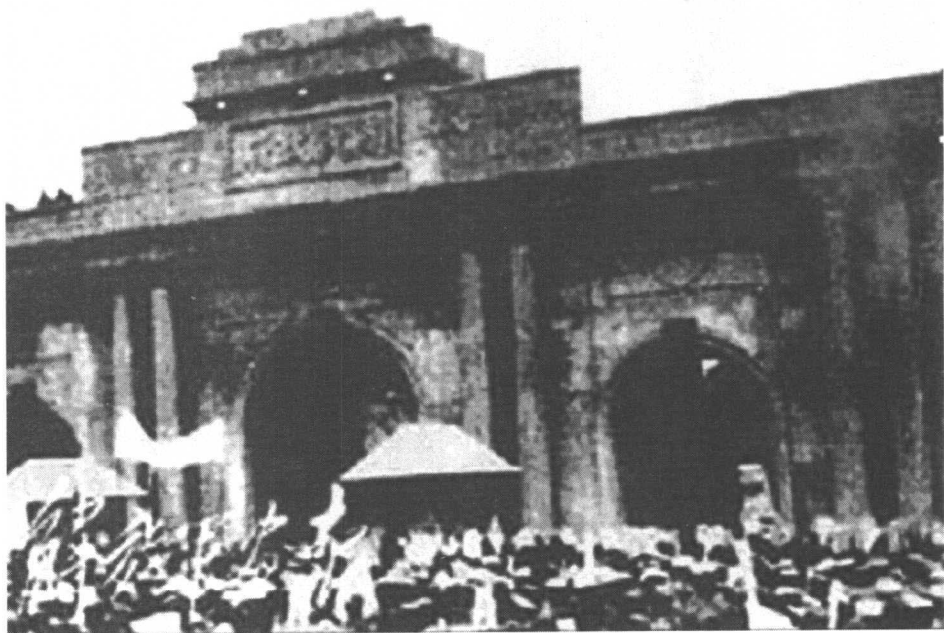
不是已经向日本宣战了吗？为何又要寻求外交斡旋，蒋介石又要再次自食其言了吗？国人弄不懂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其实，蒋介石还在犹豫。

他关注的不是上海的枪声，抗日的呼声。

早在“9.18”事变爆发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时，他心里面就有了自己的“小九九”。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学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集会示威,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



作战室的正面墙上,巨幅的战场态势图像一幕正在上映的电影。地图上,两个巨大的箭头直指中国铁路的两大动脉津浦线和平汉线。

那箭头是如此的醒目,也如此地刺眼,紧紧地攥着众将领的目光。看着看着,那箭头仿佛鲜血汇聚的长河涌动,更似两把沾满鲜血的尖刀直直地插向国民政府的心脏。将领们的目光不由得沿着箭头向下延伸、会聚。那是一个点,标注着一个城市的点。

大热的天,众人却突然觉得背后一阵冷风袭过。

新任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清清嗓子,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震荡着在场每个人的耳膜,“日本帝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路人皆知。继占领东北、华北后,他们又开始打上海的主意。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更是华东地区最前沿的战略要地,离首都南京不过咫尺之遥。控制了上海,就打开了通往京畿的门户!控制了上海,就扼住了中国内陆的咽喉!”因为情绪激动,张治中将军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是日军更大的阴谋不在这里,现在华北



蒋介石

战场上战事正酣,日本集结了五个师团,总计十万以上的兵力,还有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坦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武汉!”老将军犀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地图上那个“点”,“日军急于想从华北撕开缺口,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战术,沿平汉线直扑武汉,将中国拦腰斩断!”

张治中的一番分析让蒋介石和在座的将领倒抽一口凉气。其实,这正是蒋介石犹豫不定却又急于召开这个紧急会议的原因。武汉若失,中国即被南北隔断,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和京沪杭重要工业、战略物资将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那时纵使孙膑再世、诸葛显灵也回天无力了。

但蒋介石不想让别人看出他心中的惶恐,他将目光移向了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年仅39岁的陈诚,精明强干,被誉为著名的“战术家”,他是蒋介石浙江籍老乡,颇受蒋赏识。

陈诚早有准备,他朝蒋介石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径直走到让诸位高级将领“胆寒”的地图前,“日本人想在上海挑起战火,依我看正是良机,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他这一“新鲜”的论调让众人一惊,都暗暗竖起了耳朵,连蒋介石也把眯缝的小眼睁大了。

陈诚手握指挥棒,侃侃而谈:“在华



国民党将领陈诚